



痒,是男女之间最微妙的感觉。一见钟情的心动,是痒。
蠢蠢欲动的渴求,是痒。痛彻心扉的怀念,是痒。男女之
间,眼神的第一次交会,便是痒的萌芽。**痒,是情的开始;**
疼,是痒的代价。它一发不可收拾,它比疼更迫切、更纯
粹。到后来,我们就会逐渐明白,那些在感情中留下的伤疤,并
不是全都
源自那
因为疼而留下,恰恰大多数的伤,
最初的痒……



醉我 / 著


LOVE & LOVE

错,始于一场无欢之痒。是意外还是命中注定?
爱情中的困惑,你我都有。面对爱人,看清自己的心。

痒

醉我 / 著

LOVE & LOV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痒 / 醉我著. -- 合肥 : 安徽人民出版社, 2012.11

ISBN 978-7-212-05956-9

I. ①痒… II. ①醉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80520 号

痒

作 者 | 醉 我

出 版 人 | 胡正义

选题策划 | 田晓辰

责任编辑 | 杨迎会 田晓辰

责任校对 | 田晓辰

责任印制 | 范玉洁

营销推广 | 赵 旭

装帧设计 | 程 慧 段文辉

出 版 |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人民出版社 <http://www.ahpeople.com>

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

邮编: 230071

发 行 |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8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-64267120 010-64267397

印 刷 |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: 010-61256142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787×1092 1/16

印 张 | 21

字 数 | 342 千字

版 次 |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212-05956-9

定 价 | 29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晨伟双手颤抖着拿起茶几上随意放着的那张报告单，单子上那盖着“妊娠阳性”的大红戳儿格外显眼。

安月怀孕了，安月居然怀孕了，这好似一个晴天霹雳一样击打在晨伟的心头，他的心好像要炸开一般，他的双手捏紧那张报告纸，拳头用力地在头上砸打着。

痛，扯心的痛！

晨伟身体抽搐着，慢慢地倒地，躺在地上痛苦地呻吟起来。

从他上衣的夹克衫里，慢慢地掉出了一张纸，是晨伟前几天到男科做的一个精子测试，报告上说，晨伟的精子是死精，根本就不能生育。

一个月前，晨伟去医院做了个检查，本来他是去看阳痿的，多口问医生几句，说他结婚五年了，一直没有生。以前总觉得是他老婆安月的问题，查了好多次，都没有什么问题。晨伟才想到有可能是自己的问题，尤其是近几年阳痿得越来越厉害。医生对于这种病人见得多了，随意地说声要不你做个精子测试吧。晨伟做了，如果知道是这个结果，他宁愿不做。

拿到报告的那一刻，他就心如死灰了，不知道晚上怎么跟安月交代。没想到，一回家，却看到了沙发上安月怀孕的报告单。那报告单犹如一记响亮的耳光扇在晨伟的脸上，晨伟的心撕裂般的痛。

安月居然背叛了他，那个从大一开始一直携手走来，大学毕业步入婚姻殿堂，走过了五年婚姻的安月，居然背叛了他！

这个残酷的事实摆在面前的时候，晨伟整个人彻底地闷掉了，没有了思维。眼中本来五彩斑斓的一切，顷刻间变成了灰色。

诚然，安月年轻不再，却依然性感漂亮，那名牌护肤品也不是白抹的，可是晨伟此刻才知道，那些漂亮并不是给自己看的，而是给某个躲在黑暗的角落暗自阴笑的男人看的。那个男人，在安月的身体里种植了一颗小生命，对于晨伟来说，那是一颗耻辱的种子。

而在几个小时前，安月还恬不知耻地告诉他，这个孩子是他晨伟的。从未有过的屈辱涌上心头，晨伟憋了二十八年的泪水山洪暴发般地涌了出来。正所谓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刚刚知道自己不能生，马上又得知亲爱的老婆怀上了别人的孩子，这样的打击，任凭任何一个男人，都无法承受得了。

“守得云开见月明呀！恭喜你，安月。”这话是钱雪说的，钱雪是这家贸易公司总经理蒋志祥的助理，其实也就是秘书，也是安月的闺蜜。

钱雪心中是羡慕安月的。

“谢谢，总算是盼来了！”说这话的时候，安月没有一丝不安，一个月之前的那次放纵，她没有很在意，她觉得事情没有那么巧。更何况，那天还是她的安全期，跟晨伟这么多年都是安全的，那天，肯定也是安全的。

“怎么？不替我高兴吗？”安月看到钱雪的眼睛有些暗淡。

“你可好了，有个好老公，现在还有宝宝了，我，猴年马月了。”

“你不还有吴志国呢吗？”安月口中的吴志国是E市的首富，五年前，钱雪跟了吴志国，一直到现在。

“别提他了，烦！”

吴志国是钱雪的心病，昨天两个人刚因为吴志国离婚的事情吵完架。

“你们家晨伟知道了吗？让他请吃饭！”钱雪这话说得不是滋味。钱雪时常说，要是还有一个晨伟这样的男人，她就甩了吴志国，嫁了。

安月说，那我就让给你。钱雪说，那也要你舍得。钱雪心说，只要你舍得，我就敢要。

“一定，不过要明晚，今晚，得留给我跟晨伟。”一想到晨伟一脸开心的样子，安月就笑得合不拢嘴。

回到家里，开门，晨伟不在家，可能还没回来。放在茶几上故意给晨伟看的报告单却没有了，沙发上却多了件晨伟的夹克衫，早上出门的时候，晨伟就是穿的这件！安月抓起了电话，拨了晨伟。

关机！

安月见到晨伟的时候，他已经在派出所了。看到晨伟鼻青脸肿地出来，理都没理晨伟，气呼呼地转身离开了。一边走，一边抹着眼泪，本以为晨伟会屁颠屁颠地追上来，说上一大堆好听的道歉的话。回头一看，连个鬼影都没有，更气！刚刚派出所干警的话，好像针刺在安月的心头。

“嫖娼不给钱，还打人！”

八个字，说明了几件事，一、晨伟去嫖娼了。二、没带钱，夹克衫还在沙发上。三、晨伟还打了人。

安月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！交了钱，道了歉，晨伟嫖娼，她还要道歉，火起。安月无法再看到晨伟的时候给他好脸色，她的脸都让晨伟给丢尽了，怎么说，她也是E市一家大公司的销售经理。晨伟没有追来，打他电话，倒是没有关机，却被直接按掉。安月更气了，嫖娼还有理了！

回头，正好看到晨伟从拐角处走了过来。晨伟竟然径直走了过去，看都没

看安月。安月好半天才反应过来，回过神的安月，眼泪好像掉线珠子一样下来了，“晨伟，你给我站住！”

安月说完发疯似的冲了上去，过去就给了晨伟一个巴掌，不是很用力，却很清脆。这一巴掌，是为刚刚在派出所无地自容而打；这一巴掌，是为晨伟嫖娼而且不知悔改而打；这一巴掌，为了打而打。

晨伟没动，他的脸是冰的，刚刚打上去的瞬间，安月就感觉到了，冰的跟他脸上的表情一般。安月转身，离开了。寒风中，穿着单衣的晨伟冷峻的脸上肌肉突突地抽搐着。

安月没有回家，直接去了钱雪那里。她在钱雪的怀里哭得稀里哗啦，钱雪叹息：“怎么早没看出晨伟是这样的人！”

“我算是瞎了眼，找了这么个东西！”安月哭骂，心里的委屈一骨碌地倒了出来。钱雪安慰着，心里却有着莫名的激动，一直以来，安月的幸福，她都是心存嫉妒的。她嫉妒安月有个幸福的家庭，有个体贴入微的好老公，现在又幸福地有了孩子，原来，一切幸福背后，却隐藏了不为人知的秘密！晨伟会去找小姐，这个，钱雪也没想到。

一直以来，在大家的眼中，晨伟就是个百分百体贴的好老公，上下班接送，中午送好吃的，要是安月有个发烧感冒的，那可不得了了，一天十几通电话，从头能问到脚。安月本来就生病，心情不好，烦了，狠狠挂了电话，烦人！

钱雪就羡慕：身在福中不知福！她那个吴志国，好倒是好，每次出去回来，都能带上一大堆她喜欢的，可是，她病了，吴志国连个人影都没有。钱雪感叹：如果有一天晚上得急病就这么走了，身边连个人也没有。钱雪时常一个人静静地坐着，时常一个人孤独地这么想。现在，安月跟她钱雪一样了。

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“离婚！”安月不假思索。钱雪张嘴想劝，忍了。

晨伟行尸走肉般地从派出所附近，一直走到了跨江大桥上。

这座桥的出名之处，不在于它横跨的是E市最宽的一条江河，而是每年在这里跳河自杀的人，是E市之最。护栏不仅加高，而且加固，还缠上了铁丝网，好似一个蹩脚的小丑一般。晨伟站在护栏边上，足足两个小时，一动也没动。

秋后的晚风，尤其是江边的，吹在身上，是冷彻入骨的。

一辆出租车疾驰而过，不远处，紧急刹车的刺耳声响起，一个女人，匆匆付了钱，冲上了桥头。“大哥，是你吗？”刚刚在包厢里的时候，小姐就是这么叫晨伟的，这是她们职业的称呼。晨伟回头，居然是刚刚的那个小姐。小姐穿得单薄，被风一吹，不由得抱住了双肩，冷。

“你想自杀？不行的男人多了，我接过很多客人，一多半都是靠嘴。”话

说出来，小姐就知道自己说错了，晨伟靠她的嘴也不行，这种男人不死也没用了，可是，她不能这么说，好歹也是一条命。

晨伟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，他一把抓住了铁丝网，往上一跃。

一个人要是想死，铁丝网是拦不住的。

小姐眼明手快，过去一把抓住了晨伟的皮带，使出吃奶的劲儿，用力地一拉。

“啪！”晨伟从高处摔了下来，摔得不轻，嘴角都渗出了血。

他从地上站起来，发疯一样地推开了小姐，“滚开！我的事情，不用你管！”

“死去吧！你这种人，不死也没用了。”小姐火起，好心救人，还被骂，一时气急，骂了出来。

晨伟跳过来，一把抓住了小姐，狂吼：“我是没用了！阳痿、死精，老婆有了别人的种！就连嫖娼都嫖不了，我不死还有什么用！”

小姐愕然。

夜深了，安月还不睡觉，钱雪的眼睛一个小时前就开始打架了。安月还在叨叨她跟晨伟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，两人是闺蜜，这些家长里短的话，也不是头一次听了，真的烦了。那唠叨声就好像催眠曲一样，越说钱雪越困。

安月不是不困，是不想困，她在等。以前吵架赌气，晨伟不会超过一个小时，就会从钱雪这里把她给求回去，对，是求！他们两人之间，不管对错，安月都是对的，晨伟总是让着的。用钱雪的话说，安月的臭脾气就是被晨伟给惯的。

可是今天，前半夜已经过去了，还是没有晨伟的踪影。明明是他错了，都不知道来认个错！安月心里还是气晨伟的，嫖娼，多么丢人的事情。可是要说下定决心离婚，那得多大的勇气，她年纪也不小了，跟晨伟一样，奔三了，可人家那奔三是不一样的，男人三十一朵花，女人？叹气。

门口有动静，安月从床上蹿了起来。

“干吗？是不是有贼？”钱雪有些紧张，前段时间物业就发了告示提醒防贼了。

敲门声响起。

“是晨伟，你去开。”安月听到敲门声，反倒踏实了。

钱雪抬头看看时间，“今天这点……”钱雪的意思是有些晚了，下床，到了门口，开门。

“你……”钱雪刚说了这么一个字，门口就没声了。

安月听到一阵窸窣窣窣的声音，想起刚刚钱雪担心的事情，不会真有贼吧？她跳下床，找遍了房间，也没有找到一件趁手的東西，顺手抄起了床头的烟灰缸，蹑手蹑脚地走了出来。

刚出门口，就听到了男女急促的喘息声跟接吻的声音。安月愣住。

晨伟跟小姐坐在桥边，小姐冷得直发抖，“哥，我们换个地方吧，这儿太冷！”

晨伟讲到一半，小姐双手抱肩，瑟瑟发抖，小脸冻得发紫。晨伟把什么都跟小姐说了，他需要倾诉，不说话，他会憋疯的。小姐愿意听，晨伟也愿意讲。不跟她讲，还能跟谁讲呢？

找了个茶室，小姐一边搓手，一边往脸上摸摸，冰。茶水上来，小姐双手紧紧地握着，吹着上面的茶漂，迫不及待地喝了一口，“好烫。”

看到晨伟动也不动，“哥，你不冷吗？来，暖和一下。”

“冷，心冷。”

“哥，我知道你难过，可毕竟已经发生了。死，是最懦弱的，我曾经也想过死。也死过，吊在上面了，又把自己放下来了。”小姐说话间，眼中浮现出淡淡的忧伤。

“你……”

“叫我小玲。”

“小玲，你？”

“哥，我十六岁就出来卖了，要说悲惨，你有我悲惨吗？”小玲说这些的时候，显得很轻松。

“这不一样。”

“这没有什么不一样。你是男人，你要更加坚强！”从小玲口中得知，她十六岁就被继父给强奸了，她寻死，吊在上面，舌头伸出快一半了，她又把自己放了下来，然后离家出走，做了小姐。

晨伟当时信以为真，安慰一个人，劝解一个人，你说出来的事情只能比他更加的不幸。

其实，这个故事，是小玲听来的，她只为救人，就撒谎了。撒谎是她们小姐的习惯，用她的话说，小姐口中，没有真话，因为，她们连这个世界都不相信，怎么会去相信一个男人？男人，对于此刻的晨伟来说，是沉痛刺耳的两个字眼。

他现在，还能算是男人吗？

“哥，我帮你，不收钱。”小玲看到了晨伟眼中的忧郁。

安月到门口一看，来人不是别人，是吴志国，现在正跟钱雪腻着。吴志国一看安月也在，有些惊讶，赶忙松开了钱雪。刚刚开门的时候，钱雪刚刚要说话，没容得她说，吴志国已经把嘴贴上去。

“安月。”钱雪被弄得很不好意思，虽然她跟安月的关系好，但做这种事情被她看到，她还是有些抹不开。

“你这人总是这样，猴急猴急的！”钱雪嗔道。说完，转身就进了房间。

吴志国朝安月耸耸肩膀，“刚下飞机，带了些礼物，就直接过来了。”

吴志国有钱，也有心，每次出去回来，都给钱雪买很多东西，不光给钱雪买，安月也有份儿。两个人站在客厅里很不自在，安月朝里面喊了声要走，钱雪赶忙跑了出来，“这么晚了，就住这里吧。”

“不了，家里，我始终不放心。”安月确实也不放心，晨伟这么一反常态，她不是没有觉察到，刚刚就想说回去了，钱雪肯定不愿意的，这下倒好，吴志国的突然回来，给了她一个理由。

钱雪没有再挽留，她跟吴志国已经有些日子没见了，吴志国一下飞机就到她这里，她很开心，发自内心地开心。送到门口，钱雪嘱咐几句，就进去了。

门刚一关上，吴志国就从背后抱住了钱雪，双手在她的胸前揉搓着，“亲爱的，你知道吗？在飞机上，我就想你了，想你想得发疯。”吴志国一边亲吻着钱雪，一边褪着她身上的衣服。

“我也是！”钱雪呼吸加促，紧紧地搂着吴志国的脖子。

吴志国抱起钱雪，就朝房间里走去。

激情过后，钱雪在吴志国长满胸毛的胸口上画着圈，今天，她很满足。

“对了，钱雪，安月怎么来了？她很少这么晚了还不回去的。”以前在这里，也跟安月打过照面，都只是坐坐就走了，今天看样子，如果他不过来，肯定是要住这里的。钱雪没有回答吴志国的问话，而是翻身到了吴志国的身上，“你老实跟我说，你有没有嫖过娼？”

吴志国摇头，奇怪地看着钱雪。这一点，她倒是相信吴志国的，他是E市的首富，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，也没有必要去找小姐。

“晨伟去找小姐了，被警察抓了，安月去赎的人。”

“没想到晨伟那么老实的人，也会去做这种事情。”吴志国点了根香烟，优雅地抽着。

“这就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！”钱雪若有所指，看吴志国根本就不接这个茬儿，她有些生气，蒙上被子翻身睡觉。

吴志国扭头看看，知道她又在为他离婚的事情闹心了。

五年了，时间不短了，是该给她个名分了，只是……

安月回到家里，晨伟不在。

“死哪里去了！”安月一边在房间里找，一边骂道。没人！夹克衫还在沙发上。她气得拎起了夹克衫扔在了地上，“死晨伟，去哪里了？”

一间温暖的大房里，晨伟正躺在床上，卫生间里响起了哗哗的水声，小玲正在洗澡。晨伟掀起被子，看看下面，一脸的沮丧，一点儿反应也没有！真的

是没用了。正想到这里，小玲围着浴巾就从里面出来了，清水出芙蓉，卸掉妆的小玲看起来比在包厢的时候要漂亮很多，晨伟惊讶地发现，下面居然微微地颤动了两下。

安月等了一夜，晨伟第二天一大早回来的。

安月坐在床上，憋了一肚子的火，晨伟却直接进了卫生间，从卫生间出来后去小房间换了衣服，就准备出门。这时候，安月再也忍不住了，从房间里蹿出来，挡住了晨伟的路。

“昨天晚上的事情，你要是不交代清楚，你就别想出这个门！”安月气得肺都要炸了，这还是晨伟吗？

昨天，安月想了一晚上，她想破了脑袋也想不明白，晨伟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什么时候开始变的？变得一点儿征兆也没有。前天晚上还端洗脚水，帮她按摩，把苹果切成块儿，端到床边喂给她吃，怎么才一天的时间，就……

“起开！”晨伟用力地一推安月。男人的力气就是大，就这么一推，安月朝后踉跄了好几步，差点儿跌倒。

这一下，就这一下，安月心中积郁一夜的怒火排山倒海般发泄而出，冲过去抓着晨伟的领子，就是一阵乱挠。

晨伟的脸上，立现抓痕。

屈辱愤怒交织在一起，晨伟的怒火在升腾，对着安月怒目而视，用手指着安月，“滚开，你别惹我！”这一声怒吼，吓得安月往后倒退了两步。

晨伟趁着这个间隙，出门，重重地关上了门。

安月站在门口，眼泪吧嗒吧嗒地掉落下来，一向温文尔雅的丈夫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直到现在，她还好像做梦一般。

低头，她看到了地上有张纸，打开一看，惊得安月朝后退了两步，一下子，所有的事情，她都明白了……

02

他们的离婚手续，办得很顺当。

无子女，财产分割方面，首付是晨伟付的，房子也一直是晨伟在供，房子归晨伟，家里所有积蓄归安月。两个人都没有什么异议。

出了门，晨伟头也不回地上了车，一溜烟地开着车子走了，留下安月一个人笼罩在汽车尾气中咳嗽。

安月从晨伟提出离婚到办手续，一直没有哭过，可是此刻，她却哭了。

一直装得满满的心，一下子好像被人掏空了一样，失落与无助，迎面袭来。

一只温软的手伸了过来轻轻地挽着安月，“走吧，别看了，人已经走了。”

“钱雪。”安月转身，趴在钱雪的身上放声哭了起来，“我好舍不得他！”

“我知道。”钱雪的眼睛湿润了，算上大学，他们在一起，快十年了。十年，晨伟已经成为安月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就好比手一样，现在突然间失去了，尽管她还想拼命抓住，却怎么也抓不牢。

“我以后怎么办？”安月仰起挂满泪痕的脸，万分痛苦地看着钱雪。

安月离不开晨伟，这些年，已经习惯了有晨伟的日子，每天晨伟叫她起床，洗漱完毕，一杯热腾腾的牛奶送到手里，有晨伟的日子里，安月是幸福的。

可是，这幸福，伴随着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，彻底地终结了。

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安月没地方住了。钱雪带着安月看了一下午的房子，安月根本就心不在焉，看了几套都说随便。随便的意思就是不是很好，这是钱雪的理解，房子没租成，钱雪就把安月带到了她家里。

这是一处花园洋房，一共三层，顶楼是带阁楼的，还有空中花园，钱雪的房子，就在三楼。当时吴志国带着钱雪看房子的時候，钱雪一眼就看中了这里的房子，本来说要一到三楼全部买下的，钱雪说一个人住，一层都嫌大，楼下有人住，心里踏实点儿。钱雪衣食无忧，唯独倍感寂寞，那些等待吴志国来看她的日子，可以说难熬。

钱雪让安月随便挑了一个房间住，看着安月还是闷闷不乐的样子，“别不开心了，离婚有什么大不了的，过两天，我再给你介绍一个。”

“钱雪。”安月没有接钱雪的话茬儿，而是看着钱雪，欲言又止，“知道我跟晨伟为什么离婚吗？”

“他对你不忠，去嫖娼，你受不了就离婚了，其实，作为姐妹，我说真的，这次你真的有些小题大做了，哪个男人不出去偷吃？闹到离婚，真的不值得。”钱雪虽然没问，但是一想，就知道安月是因为这个原因离婚。

“不是，不是，钱雪，其实是，是我不好，我肚子里的那个孩子，不是晨伟的。”安月说完，低头痛哭起来……

一个月前，吴志国办的一个酒会上，安月应邀跟钱雪一起参加。

这是安月第一次参加这么盛大的活动，紧张而兴奋，原来，上流社会就是这个样子的，跟在电视上看到的一般无二，一个个西装笔挺，长裙拖地，安月的露背装，在她看来，已经很开放了，可是到了这里，还是感觉有些不大方便了。

雍容华贵，在这些长相一般的豪门女身上体现了出来，钱雪在一旁嘀咕，“她们都是用钱包装起来的，脱了那些行头，比我们差远了。”一听钱雪说那些衣服动

辄上万、十万，惊得安月直咋舌，这真的不是平头老百姓可比的，做一年，也不一定能买得起她们一身衣服。

这就是人与人生来的差距，有些人叼着金汤匙出世，而有些人，一出生就注定了清贫。

吴志国看到她们两个来了，笑脸相迎，“钱雪，安月，来了，快过来，我介绍些朋友给你们认识。”

这种酒会，吴志国很少带钱雪出席，主要是怕家里的那个不高兴，这次是钱雪磨了很久才答应下来的，钱雪知道，如果一直这么做吴志国的背后情人，她是不会跟吴志国有结果的。本以为吴志国会推脱再三，没想到，他居然很爽快地答应了，钱雪不知道，吴志国的老婆酒会那天不在 E 市。

“来，给你介绍，张枫，天籁集团 CEO，年轻有为呀！是我们 E 市少有的青年才俊。”吴志国面前站着的是个身材修长，面色白皙，长得很帅气的一个男人。看到张枫的那一刻，安月的心微微地颤动了一下，因为她发现，张枫脸上带着笑容，那双好看的眼睛，正盯着她看……

“你说的是你跟张枫？”钱雪听安月讲着，惊得叫出声来，“他不是送你回家了吗？你们怎么可能？这也太快了！”

“他带我去喝了酒，他看出我不开心，说了很多让我感动的话，我喝多了，醉了，之后就发生了。”安月此刻悔恨不已，一直以来，她都是个很保守的女人，晨伟是她的第一个男人，也是唯一的男人，可是，那夜之后，一切都不同了。

她很恨自己，恨自己为什么会眷恋过那个晚上，那一晚发生的一切，不时地浮现在脑海中，尤其是当晨伟不行的时候，就算晨伟吃药，也不如那晚来的那么让她战栗，从心灵到肉体，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，原来，晨伟之外，性爱可以是这个样子。

安月彻底地迷醉在这种感觉里，她迷失了，第一次没有为做错事情而感到忏悔，甚至，这一个月来，没有一丝丝觉得对不起晨伟，直到跟晨伟离婚。

“那你也应该吃药呀！老天，那孩子是张枫的？”

安月点头，低着头，好像个做错事情的小孩子，“我以为那天是安全的，我跟晨伟一直都是安全的。”安月痛苦地用手抱着头，眼泪一滴滴地掉落在光洁的地板上，碎开。

“你呀！叫我怎么说你？晨伟是个好男人，他爱你的，可是那个张枫，就是个花花公子！安月，我对你真的无语了。”钱雪生气地扭过头去，为安月的放纵生气，也为晨伟的可怜而生气，这个男人，究竟做错什么了？安月要这么对他？

晨伟坐在客厅里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香烟，烟灰缸里的烟蒂塞得满满的。手机这个时候响了起来，晨伟一看，是老家打来的。他按掉电话，从茶几上拿了座机拨号，“爹。”接电话的是晨伟的父亲，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刨了一辈子黄土的地地道道的农民，是晨伟这辈子最尊敬的人，也是晨伟觉得亏欠最多的人。

“你弟媳妇又生了。”晨伟爹的语气有些沉闷，这是晨伟的弟弟晨刚生的第二个孩子，第一个是丫头，生下来的时候，晨伟爹很不开心，一听是个丫头，转身就离去了，再没有看过孩子一眼。

这是晨伟的心结，晨伟爹想要个男孙，在他们老家，女孙是不入族谱的，生了等于没生。晨伟很想给爹生个大胖孙子，这么多年，他一直在努力，可是，安月的肚子一直都不争气，终于争气了，却……晨伟的手放在了心口上，痛，扎心的痛！

“又是个丫头。”晨伟爹听到晨伟没动静，接着说道，“伟娃，你弟不能再生了，再生就超生了。再者，村里在选村主任，你弟有希望，你弟他不容易，好不容易逮着这么一个机会。”晨伟爹话里的意思，晨伟是清楚的，就是让他生一个，“爹，我知道了。”

“光知道有个屁用，你那媳妇，有病看病，别老这么拖着。”晨伟爹的语气缓了缓，“我跟你娘商量过了，过些日子，就到城里来看看你们，她带了个土方子，很管用，狗娃的媳妇不是不能生吗？就是吃这个方子给冶好的，开春就生了个大胖小子。”晨伟爹说着，咧开嘴巴笑了，好像生了大胖孙子的是他，有了希望，晨伟爹就不愁了。

晨伟一听这话，不由得发起愁来，爹娘要来，可是，他已经离婚了。

吴志国今天来得早，安月开的门，一开门就看见一大捧粉色的玫瑰花，花上还点缀着银点，很是好看。钱雪喜欢粉色的玫瑰，所以，吴志国每次买玫瑰，都是粉色的。

“安月，你也在？”吴志国惊讶，这个日子，安月不是应该在她自己家，或者在外面跟晨伟欢度吗？

“今天是什么日子？送玫瑰花。”

“七夕呀。”吴志国对于这种日子，记得特别清楚，主要是钱雪，最在意这种日子。

“糊涂了，连七夕都不记得了。”安月的心颤痛了下，以前，跟晨伟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对特殊的日子，总是设定提醒，没有一次忘记的。

去年的时候，晨伟就请她去吃了大餐，是E市最大最贵的西餐厅，安月之

前跟吴志国和钱雪去过一次，去这种公众场合，吴志国总喜欢拉上安月，碰到熟人，也好解释。那一次，他们三个人就花了上千，安月还没敢敞开了吃，回去之后，还下了碗面吃。跟晨伟去吃的时候，安月嫌贵，晨伟笑着说，一年就这一次。那天，晨伟还买了很大一束红色的玫瑰花，安月很喜欢。晨伟还送了她一个钻石项链，是之前她跟晨伟逛街的时候看到的，当时安月很喜欢，却没买。晨伟说，今天不但是七夕，还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所以要特别庆祝，不要怕花钱。

当晨伟把那串钻石项链戴在安月脖子上的时候，安月哭了，感动地哭了。

那一刻，恍如隔世，却犹在眼前。

“钱雪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吴志国手中的花，已经被钱雪抢过，扔了出去，然后重重地关上了门。

“钱雪，你……”安月惊讶地看着钱雪。

“要不是他介绍那个王八蛋给你认识，你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”钱雪哭了，为安月的不幸婚姻哭，也是为她自己哭。她的青春为了这个男人而耗尽，可是昨天晚上再次提出让他离婚的时候，他虚伪地说，他是爱钱雪的，可是离婚，不是儿戏。钱雪质问，就算不是儿戏，五年时间，也足够了。今天，吴志国是特意跑来道歉的，却没有想到，钱雪把火撒在了他的身上。

五星级酒店门口，张枫快步走了出来，一边走，一边整理着西装的扣子。刚到门口，就被一个个子高挑儿，长得很漂亮，打扮很时尚的女孩子拦住了去路，手里还端着一杯刚在不远处买的奶茶，“张枫，没你这样的，说甩就甩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”

“你谁呀？”张枫的眼睛有些迷离，英俊的脸上，多了分醉意。

“王八蛋！”女孩抬脚在张枫的脚上一踩，端起手中的热奶茶，用力地往张枫的身上泼去，然后，转身离去。张枫“啊呀”一声，热奶茶正好泼在他那雪白的衬衣上，他赶忙用手清理，可是还有什么用？衬衣全脏了。张枫恼怒地朝着远处的那个倩影看去，这个时候，他才记起来，那个女孩子，不就是被他上个月刚刚甩了的模特许珊吗？张枫只得自认倒霉，得罪谁都好，就是不要得罪女人，张枫明白这个道理，可还是屡错屡犯。

这个时候，张枫的手机响了起来，“老吴，什么事情？”

“出来喝酒。”

“今天什么日子呀？你不用陪你那小美人？”

“被赶出来了，老地方，过来吧。”吴志国口中的老地方，是他在市区的一个会所，很大很豪华，吴志国招待一些重要的客人，一般都会在这里。

看到张枫一身狼狈，吴志国大笑起来，“不用问，又是风流债。”

“还笑！再笑我走了。”

“好了，不说这个了。坐吧。”吴志国吩咐人去找件衬衣过来。

“是不是小妮子又给你使性子了？”

“又吵离婚的事情，我是烦透了。”

“你这个年纪，中年男人三大喜：升官、发财、死老婆。我早跟你怎么说的，离婚好了，单身多好，你看看我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”

“分她一半财产，想得美！你也别在我跟前得意，看看你狼狈的样子，总有一天，怎么死在女人手里都不知道。”

“石榴裙下死，做鬼也风流！来，干杯！”张枫说着，端起了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钱雪说的是安月肚子里的孩子。这个问题，安月也想知道，心中没有答案，自然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钱雪。

安月摇摇头。

“照我说，打掉这孩子，去求求晨伟，复婚算了，晨伟这种好男人，这个世界上已经绝种了，我告诉你，张枫那边，你可别打他主意，他身边的女人，能从城西排到城东去，我就纳闷了，你怎么会跟他？”钱雪说到这里，气得说不出话来，诚然，她是有些嫉妒安月跟晨伟的幸福，可是，安月是她唯一的知心朋友，也是唯一知道她跟吴志国关系的人，好朋友现在变成这样，她的心里也很难过。相比之下，她觉得自己反倒幸福了，至少，她还有吴志国，虽然是跟另外一个女人分享的。

“晨伟是不会原谅我的。”

“可他爱你。”

“爱的极限，就是恨，更何况，我做了背叛他的事情。钱雪，其实，我的心里很不安，你说晨伟会不会做傻事？”安月说到这里，有些担心。

“这个难说。晨伟这个人，内向，性格略显孤僻，这次又受这么大的打击，如果换作我，肯定疯。”

“钱雪，你不要吓我。”安月一听这话，有些紧张了。

“不是我吓你，是你这事情做的实在是太……”钱雪顿顿，“算了，不提了，你也不要多想了，现在想什么也没用了。”

钱雪睡了，睡之前，吴志国打来了电话，两个人聊了半个小时，安月知道，他们和解了。安月辗转反侧，无法成眠，她的手，不由自主地摸向了手机，拨通了那个熟悉的号码，她不放心中晨伟。

关机，晨伟的手机很少关机，除了那次他去嫖娼之外，用晨伟的话说，他的手机一直开着，就是为安月而开，他们两个不在一起的时候，方便安月随时找到他。

晨伟关了手机，支起了电话，他想安静，安静地想想怎么应付爹娘。他们要是挡不住的，总不能说，你们不要来了，那样他们会伤心的。也不能挡，爹娘会说我们不去，那你带着媳妇回来，他们的那土方，肯定是要交到儿媳妇的手中，不，准确地说，要看着她喝下去。城里的媳妇不比他们乡下的，这一点，晨伟第一次带着安月回乡下的时候，爹娘就看出来了。安月吃饭剩一半，晨伟接过去给吃了，晨刚的媳妇就不一样，她是经常吃晨刚的满是口水的剩饭的。村里女人是从不上炕上桌吃饭的，安月去了，上了，也吃了。这都没啥，只要能盼到个大胖孙子，他老人家可以不计这小节的，可是，这一盼就盼了五年，大儿媳这肚子一点儿动静都没有。催也催了，办法也想了。

晨伟爹睡不着觉了，他生了四个儿子，晨伟之前还有两个，没养活，一个八岁走了，一个十岁走了。生了晨伟后，宝贝一样，不到两年，又添了个儿子，晨伟爹走在村里，那腰杆挺得笔直。可是现在，却在发愁孙子了，大儿子上了大学，结婚也不算晚，可这孙子就是迟迟抱不上；小儿子读书不行，留在家里帮手也好，却是丫头命。晨伟爹这次是真急了，睡觉前唉声叹气，睡醒了叹气唉声。走在村里，腰也弯了，再生不出孙子，他是没脸去见先人（先祖）了，他五十好几的人了，早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了，他心里慌，尤其是老二生了这第二个丫头之后，心就更慌了。爹心里的想法，晨伟懂，比谁都懂。但是，他没有办法。

早上吃早餐，钱雪又问安月想好了吗？安月摇头，钱雪忍了忍，还是没忍住，“昨晚，吴志国跟张枫一起喝酒，期间，张枫问起你。”安月一愣，手中的勺子从稀粥碗里掉落出来。

张枫并不是无意间问起的，那次之后，他的心就没有平静过，在他身边，每天都有很多女孩子，可是，他没有一个看中的，就算有，他心中也清楚，那都是逢场作戏，直到遇到安月。这是唯一一个让他觉得与众不同的女人，她漂亮，在他所认识的女人中，不是最漂亮的，但是，却是最吸引人的，从看到她的第一刻开始，他就深深地被这个女人身上某种特殊的气质吸引了，对，是

气质！这个是那些漂亮女人最缺少，而男人最喜欢的东西。

安月，安月。这一个月来，他会坐在办公室里，转动着铅笔，不时地叫出这两个字，脸上挂满了温馨。

对，这是一个可以让人的心安静下来的女人，让人感到幸福的女人。尤其是他这样的登徒浪子，二十二岁之后，他已经不知道什么叫爱情了。在他看来，所谓的爱情，就是一个雄性动物，向一个雌性动物示好，然后完成交配，继而一切都变得一如往常一样。直到遇到安月，这一切，都改变了。

他发觉自己爱上安月，是发生性关系后的一个星期，是偶然，但也是必然。他陪着那个许珊逛街买东西，看到安月那天穿的那条裙子，一下子就想到了安月，那个女人美丽的脸庞，一下子就浮现在他的脑海里，他第一次在做完爱之后想到一个女人胸部以上的位置。之后的一个星期，安月的脸庞高频率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，甚至有一次，他竟然无意间当着众人的面叫出了安月的名字。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让张枫越来越慌张，他，张枫，一个不相信爱情的人，居然会爱上一个女人，而且会是一个结了婚的女人。

当他在吴志国面前问起安月近况的时候，他知道，他被爱情打败了，爱情不再是雄雌动物的交配那么简单。爱情，应该是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一个人。

那个人，是安月。

“你可以叫他负责。”钱雪说完，随即自嘲地冷笑道，“让他负责？这种喜欢玩弄感情的人，会知道什么叫作负责？”钱雪自打嘴巴，顿了顿，“还是打掉吧，安心再找一个。”

安月拿起勺子，吃了口粥，“给我点儿时间考虑考虑。”五年都没有怀上孩子，一直以来，安月都觉得是她的的问题，对于晨伟及晨伟爹，她一直是有些愧疚的，她知道，晨伟爹盼孙子都快盼疯了，五年的潜移默化，让安月已经觉得，一个孩子，对于一个家庭来说，有多么重要，现在她怀孕了，却跟晨伟分开了，她的幸福散了，跑得无影无踪，她还没想好，要怎么跟爸妈交代，快三十岁的女人再嫁，有多艰难，安月比谁都清楚。

现在，这一切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孩子怎么办？大人等得，这肚子里的孩子等不得。从昨晚到现在，钱雪说的最多的就是她肚子里的孩子。

电话响了，钱雪过去接听，“好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我跟她说说，再回你电话。”

钱雪回到饭桌上，没有吃饭，而是看着安月，“吴志国让我问问你，张枫想见你，你去吗？”昨天晚上，钱雪就把安月离婚的事情告诉了吴志国，吴志国很惊讶，知道了事情的原委，他第一时间通知了张枫，张枫提出来要见安月。

“我不去。”安月考虑都没有考虑，直接回绝了。

张枫想见安月，这让钱雪跟安月都感到有些惊奇。张枫是谁？钱雪说过了，